

陌上花开 待君归

穆丹枫 著

如果真的有来生，如果我不再是先前的模样
你是否还愿许我，不离不弃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陌上花开待君归

下卷

穆丹枫 著

如果真的有来生，
如果你不再是先前的模样，
你是否还愿许我，
不离不弃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下册目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形同陌路 / 243 | 回到当初 / 322 | 月下问情 / 404 |
| 一天一夜 / 247 | 师门难入 / 325 | 再入沙谷 / 407 |
| 定情信物 / 251 | 花阵再现 / 330 | 伊人相伴 / 410 |
| 尊主现身 / 255 | 总恼无情 / 333 | 思君情切 / 415 |
| 弱肉强食 / 260 | 伊人憔悴 / 337 | 沙尘蕙灵 / 418 |
| 华丽蜕变 / 264 | 游戏人间 / 341 | 患得患失 / 422 |
| 故交来访 / 266 | 平地风浪 / 345 | 天地孕宝 / 425 |
| 明争暗斗 / 268 | 围魏救赵 / 349 | 邪魔乱舞 / 431 |
| 荒唐闹剧 / 272 | 温泉相遇 / 353 | 喋血石林 / 436 |
| 流水无情 / 277 | 心结难解 / 357 | 风间紫华 / 441 |
| 沙海历劫 / 281 | 醉酒迷情 / 360 | 峥嵘往事 / 446 |
| 谁的血肉 / 285 | 春梦无痕 / 365 | 相爱相杀 / 449 |
| 生死一线 / 288 | 又见故人 / 369 | 不堪回首 / 451 |
| 同生共死 / 291 | 缥缈问鼎 / 372 | 清理门户 / 453 |
| 情到深处 / 296 | 内有玄机 / 375 | 血染风华 / 457 |
| 此恨绵绵 / 298 | 情意切切 / 379 | 魔君立威 / 463 |
| 沙谷是非 / 305 | 负气离家 / 382 | 长歌当哭 / 470 |
| 验明正身 / 307 | 帝王之术 / 385 | 神魂惊梦 / 474 |
| 悔不当初 / 310 | 水镜释疑 / 391 | 连环巧计 / 477 |
| 九华之境 / 315 | 鏖战狐影 / 396 | 谪仙傲世 / 482 |
| 众里寻他 / 319 | 重归于好 / 399 | |

形同陌路

“阿紫，我知道你恼我，因为我的原因让那件事路人皆知，可是你明知道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也是一时失魂落魄才被人看破，才会让你师徒受罚，我也十分后悔，可是却没办法。事情已经发生我也无法挽回。我会尽力弥补你们……”

阿紫瞧了他一眼，见他满脸真诚，像是懊悔万分，心中微微一动，叹了口气。罢了！步御风也是无辜的。即便他是故意泄密，那也是她师徒有错在先……

“步师兄，你不必弥补，要说亏欠也是我亏欠了你——只是你如果不放心可以光明正大跟着，那倒无所谓。别再这么偷偷的，真的很没意思。”一伸手，自空中招来一朵白云，跳上去瞬间远去了。

步御风僵在当地，愣愣地看着她消失的方向半晌回不了神。

第二日是个晴天，阿紫起了个大早，梳洗过后换上了她轻易不穿的祭司袍。这祭司袍不分男女，是统一的样式，只领口滚的边颜色不同，代表各自的身份。阿紫的祭司袍衣襟滚了金边，她身材又纤瘦，这一身祭司袍穿在她身上异常宽大，风一吹，鼓荡如潮，翻飞如浪，自有一种威严和法度。额间束了一条抹额，上镶嵌着一块极品绿宝石，晶莹剔透，风撩动她的刘海，宝石若隐若现。她此时正站在一道山坡上。

太阳缓缓自东方升起，红彤彤映红了半边天，也映得远处的树，足下的青草，都染上了半丝浅红。有一行人自山坡下走了过来，青春朝气。为首的那人衣袂飘飘，面色虽然苍白了些，容貌之美却难描难画，光彩耀眼。这个人自然是楼千月，清婉走在他身边，冷艳俏丽，身上背着个小包袱，看上去是要远行的模样。

这些人上了山坡自然看到了站在高处的阿紫，俱惊艳不已。阿紫平时穿的虽然也是白衣白裙，却是便装，穿着祭司袍的阿紫好多人是初见。她穿这一身站在那里，比平时多了一份威严和肃穆，如九天玄女，不可侵犯。就连楼千月足下也顿了一顿，如水的双眸凝定在阿紫身上，眸光微微闪动了片刻，这才硬生生移开，随同众人一起拜了下去。

阿紫对众小辈点了点头，一双清澈如水的眸子落在楼千月身上，淡淡地道：“都准备好了？”

“是，准备好了。”楼千月半垂了眸。

二人一在高处，一在低处，相距不过三丈，却像是隔了天与地的距离。二人的神色都淡淡的，像是真正的师徒。

“风沙谷内是荒漠，虽然凶险了些，以你的本事在里面待足百天应该没问

题，而且里面灵气浓郁，是个修炼斗气的所在。从那里面出来后，你的功夫自会精进。”阿紫声音依旧淡淡的，像一名长者嘱咐晚辈。

“弟子明白，师父放心。”楼千月只回答了八个字。

“明白就好，也不枉师门对你的一片苦心，百日后，为师自然会再开启风沙谷大门放你出来。”

“弟子会平安出来。”

阿紫别开眼睛，该嘱咐的都已经嘱咐，下一步她就该开启风沙谷的大门了。

这风沙谷在一个次元时空，只有斗仙阶别的人才能开启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风沙谷几乎算是个有去无回的死地，里面有永无休止的风沙，无边荒岭，炎炎烈日，凶猛怪兽，缺水少食……是个惩罚犯规弟子的处所。当然对于意志坚定的人来说，里面也是个修炼的好地方，在里面修炼百天堪比在外面修炼十年。而且，对修炼到斗圣阶别的人来说，只要习练会了辟谷之术，在里面待上一阵，只要小心些，注意些，倒也没多少生命危险。楼千月已经是斗皇阶别，在里面待上百天更没问题，只不过他这样娇嫩的皮肤只怕禁受不住风沙的侵袭，再出来时怕是要成黧黑壮实的大汉了。

阿紫其实早就感觉徒弟作为一个男孩子过于娇嫩，理应锤炼锤炼，有时候甚至发狠地想，应该把这小家伙丢进风沙谷洗洗皮肤，免得他比女孩子还漂亮，但她一直舍不得他真受苦，现在却是下不下狠心也要这么做了……

风沙谷一年只能开启两次，每次开启的时间要间隔百天，所以被投入风沙谷的弟子都要在里面待足百天才能出来。阿紫抬头看了看天色，差不多到时候了。

天空中有七彩的光芒连连闪动，片刻的工夫便落在了草地上，高高矮矮有十几号人。刑罚堂的长老，四大护法，另外七位祭司都到齐了。他们是来监刑的，以防有什么纰漏。这一次，阿紫的师父灵遥子竟然也在。显然他对这次的事也极为重视。这些人到来，众人自然又有一番见礼寒暄。

灵遥子看了看阿紫，她今天一直很沉静，当然也很平静，穿着那身祭司袍虽然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风，却自有一种威严，让人不敢亵渎。

“阿紫，你预备好了么？你的伤……”开启这个门要耗费大量的斗力，阿紫平时倒没什么，但她现在刚刚受过刑，脸色有些苍白，开启这个只怕极吃力。

“弟子的伤没事，可以开启。”阿紫欠身回答，“请掌门下令。”

灵遥子看了看她的脸色微微皱眉，“你自己怕是不行，让御风帮你吧，你们两个合力应该不妨事。”

“不必，弟子一人就可以。”阿紫直起腰来，声音傲然。步御风原本想要走过来帮她，听到她这一句，神色一黯，顿住步子。

灵遥子自然也是清楚她的性子的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好，那你开启吧。”心中打定主意，一旦阿紫不支，他再让步御风相帮也不迟。阿紫答应一声，这才转身面向

朝阳，右手在腰间佩剑上一拍，寒光闪闪的宝剑出鞘，双手在剑刃上轻轻一拍，有血自她双掌掌心飞溅出来。

楼千月脸色微微一变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开启这风沙谷的仪式，没想到会是以血作祭，他看着正在作法的阿紫，手指渐渐握紧。阿紫一向是最怕疼的，此刻双掌之中血如泉涌她却感觉不到多少疼痛，她面色肃穆，在血飞溅而出的那一刹那，双掌一拍，血珠在空中连成一线，滴溜溜在空中旋转……

所有人都屏息看着这一幕，四大护法，七位祭司他们倒好些，毕竟看到这场景不是一次，有的人甚至亲自动手开启过。他们的面上倒没有多少惊讶之色，不过心中感叹阿紫不愧是八大祭司之首，虽然是个娇怯怯的少女，开启的功夫却比任何人都要来得纯正。小辈们是第一次看到，觉得震撼无比。眼看着阿紫掌心的鲜血越涌越多，却一滴也没有浪费，全部飞到了半空中，在旋转中慢慢汇集成一个血之旋涡，鲜红鲜亮，让人目夺神移——

阿紫似沐浴在淡淡血光里，或许是大量失血的缘故，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，施法的手却一直稳健有力，没有丝毫停顿犹豫。这个惩罚虽然是灵遥子做出来的，但看到心爱的小徒弟如此拼命他还是心疼得不得了，一双眼睛在小徒弟和血旋涡身上来回盘旋，面上虽然不动声色，眸底却闪过一抹痛心——

步御风也紧紧盯着阿紫，手指在袖内紧握成拳，预备只要一见不妙就上前接替。偶尔一转头，见楼千月虽然也时不时看向他的师父阿紫，但尚能分神，偶尔还和身边的清婉交谈一两句。

似乎感应到了步御风的目光，他一双潋潋双眸向他一瞥，步御风心头一寒！楼千月眸深如夜，虽然只是惊鸿一瞥，但步御风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凛冽冰寒自心头滑过……在步御风眼里，楼千月其实还是孩子，可是这个孩子他从来没有看透。楼千月看上去纯洁无害，但步御风总觉得他深不可测，这种感觉无法用言语形容，又让他心头发寒——

原本草坡上并没有多少风，此刻天空中隐隐有呼啸之声传来，像是天空之中有庞然大物被惊醒。步御风知道，风沙谷口的大门终于要打开了！

“呼！”天空中那血色旋涡中蓦然出现了一道淡黄色的石门，随着石门的缓缓打开，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眼看着那道石门越开越大，如同一张枯黄的大嘴张开，正择人而噬。

有凛冽的风裹挟着沙粒冲了出来，呜呜作响，如同鬼哭。风沙打得草坡的人口眼难开，四大护法，七位祭司不待吩咐，齐齐出手，各自祭出手中的兵刃，在众弟子面前形成一个屏障，抵挡风沙。

灵遥子一声大喝：“楼千月，清婉，你们快快入内！”

楼千月不待他喊出第二声，侧眸看了犹如站在风沙眼中的阿紫一眼，吸了一口气，飞身而起，向那旋涡中的石门直扑过去。清婉一声大叫：“楼师兄，等等

我！”身形一起，也冲了过去。

两个人的身子霎时陷入风沙之中，被一股狂风卷着缩回门内，转眼不见了影子。石门消失，旋涡也随即消失，空中又恢复了清明，朝阳东升，清风朗朗，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
阿紫的双手像是脱了力，无力垂下，身子晃了一晃，一张口，又是一口鲜血。她眼前一黑，身子向前栽倒。“阿紫！”有人扶住了她的身子，恍惚中似听到灵遥子气急，“还愣着做什么，快拿九叶灵芝来！来，阿紫，先把这个服下。”

有小果子塞进了她的口中，味道不怎么好，腥甜的气息像血的味道。阿紫对食物一向敏感，她下意识想吐出来，却有一只大掌在她背后一拍，咕噜一声口中的小果子被咽下了肚。

“阿紫，乖啊，这个不能吐，你气血太亏，这是血朱果，大补气血的。”灵遥子在她耳边嘱咐。

血腥气自肚腹间直冲上来，倒让阿紫自混沌中清醒过来，她勉强站直身体，吸了口气，看了看旋涡消失的方向，“师父，我成功了么？”声音虚弱无力，吐字倒极清晰。

灵遥子看着她煞白的小脸，叹了口气，“阿紫，你做得很好，风沙谷门已经开启成功，千月和清婉已经进去了。”是的，清婉也进去了，她看到了。

她点点头，轻轻一笑，“清婉？她犯什么错了？”

“清婉她那一天曾经阻拦你对楼千月行刑，也算犯了门规，按律应该关百日禁闭，她自愿和千月一起在风沙谷中受罚，为师便应了她。难得这孩子有心，他们两个在一起彼此也能照应些。”灵遥子解释。

阿紫大概失血过多，反应略有些迟钝，半晌方应了一声，倒没说什么。

步御风道：“阿紫，我送你回去，你失血太多，必须要好好养才行。”过来扶住了阿紫一条臂膀，稳住了她略有些摇晃的身子。

阿紫手臂一抬，避开了步御风的搀扶，淡淡地道：“我不要紧，步师兄还是忙别的去吧。我自己也能回去。”

步御风尴尬得不知伸出的手臂是否要收回来。

灵遥子一皱眉道：“你这个样子自己回去可不行，踩云会掉下来。让御风送你回去！”

阿紫微微一僵，看了师父一眼，叹了口气，倒不再拒绝，低低地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又瞧了步御风一眼，“那麻烦步师兄了。”

步御风微微苦笑，他的小师妹兼未婚妻似乎越来越客气，离他也越来越远了……

阿紫随手一招，一朵白云自她足底形成，直飞而起，在空中飘飘飞行。步御风忙忙也跟了上去。阿紫脸色虽然极苍白，御剑倒是四平八稳的，淡定得很。步御风

紧紧跟随在她身边，时不时看看她的脸色，阿紫也不理会。

不过片刻工夫，逍遥峰已经在望，阿紫回眸一瞥，淡淡一笑，“好了，我到家了，你就送到这里罢。”流星般冲了下去。

步御风呆了一呆，到底不放心，也跟着飞了下来。却见逍遥峰院落的大门紧闭，阿紫明显已经入内，而且看样子她此刻不欢迎他……

步御风怅然一叹，一颗心微微下坠。阿紫表现得太淡然了，淡然得甚至有些刻意的感觉。她对楼千月真的仅仅是师徒之情？还是说她……

他有些不敢想下去。怔怔地在院门外站了片刻，眸光闪动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半晌，方才转身黯然离去。

一天一夜

阿紫刚刚落入院内，扬手闭了大门，胸中沸腾的气血再也压抑不住，足下一个踉跄，喉中腥甜，一张口，又一口鲜血喷出来，身子软软地滑倒……

“师父！”

“师父！”耳边似传来几声童稚的呼唤，声音里带着惊慌。眼角的余光中见一个小小的身影奔了过来。

“阿九——”她呢喃了一声，感觉眼前昏黑一片，不省人事。

“阿九……”巫九紫在睡梦中咕哝了一句，有眼泪顺着她的眼角滑下……

正在弹琴的风间留香手指微微一颤，一缕鲜血自他指尖冒出，琴声戛然而止。他垂眸看着脚边的巫九紫，眸光纷繁复杂……巫九紫在梦中微拧了眉头，像是有些苦痛的模样，忽然又动了一动，这一动却也惊回了她沉入梦乡的神志，迷迷糊糊睁开眼睛。

眼前是一只雪白的裤管，顺着裤管向上看，对上了一双深黑如海的眸子，他清清爽爽的声音响起：“醒了？”

巫九紫俏脸瞬间涨红，双手一松，像蝎子蜇了似的身子向后退了一退，“这个，不好意思，你的琴声太好听了……”

丢人丢大发了！她居然听琴听睡着了，睡着了不说，还像个无尾熊似的抱着他的腿睡。不知道有没有在他裤子上留下口水？巫九紫下意识瞥了一眼，他的裤腿上隐隐有些湿渍，不用问那是她的口水——

“为师的琴声好听到让你睡着了？”风间留香慢条斯理收回了腿，弹了弹裤脚，那可疑的水渍终于不见了。

“呵呵，我这人有个毛病，听到好听的音乐容易睡觉，枕着乐声入眠其实也是

种不错的体验。”巫九紫随口解释。心底却有些悲催感，自己今天这是怎么了？

原先被好友林筱筱死扯进大剧院当大电灯泡，陪她和所谓相亲男友听交响乐，感觉那么无聊自己也能强撑到散场，甚至还偷偷掐醒了睡着的林筱筱好几次，让她在情趣高雅男面前注意一下阳春白雪的形象。

她真心觉得风间留香的琴声极好听，听得她心神沉醉，却没想到沉醉到睡了个人事不知——

她到底睡了多久了？巫九紫下意识看了看天色，天地一片幽蓝，和她睡着前一个模样。她应该——没睡多久吧？最多也就是打了个盹儿。

风间留香飘飘起身，“阿紫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回罢。”

二人又从原路返回，出了峡谷，九紫抬头见金乌西坠，七彩云霞漫天，远处的山峰也披上金红的颜色。巫九紫松了一口气，他们是中午进入那个罗刹海的，现在是傍晚时分。没想到她在里面游玩了那么久，还睡了一觉也才不过是一下午的时间，很值了！

“师父，明天让我自由活动吧？”巫九紫伸了一个懒腰，真好，她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。

“明天你得练功了。”风间留香不客气地打碎她的幻想。

巫九紫挑眉，“师父，你明明说给我两天假期的！”怎么可以贪污一天？

“不错，是两天。”风间留香依旧淡淡的，他温雅一笑，“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。”

巫九紫足下一顿，险些自云彩上跌下去，她不相信地看看天边的斜阳，“这么说，我们在里面待了一天一夜？”

“对。”

巫九紫无力，“我怎么感觉在里面游玩的时间并不长？”

“游玩得不长，你睡得挺长。”

巫九紫虽然脸皮一向不薄，这时候有点脸红的意思，咳了一声，“这——大概是前几天太累了。”

“那你歇过来没有？”

“歇过来了。”巫九紫回答，她确实感觉现在神清气爽。

“你做什么梦了？梦话不少。”风间留香状似无意询问。

做什么梦了？巫九紫微微凝眉思索，却一时想不起来。恍惚觉得这梦做得挺长挺有条理，不像是平日的梦。可让她具体说说梦中的情节，她又实在想不起来了。摇了摇头，“不记得了。”又抬眸看他，“我说什么梦话了？”

风间留香唇角微微一勾，慢条斯理地道：“也没什么，就是背了一些斗气知识。看来你在梦中也挺用功的。”

巫九紫：“……”

风间留香正要载着她飞向空中，忽见前面有几道光芒自空中飞速滑过，投向大山深处。

他足下一顿，巫九紫倒也眼尖，已看清最前面那人的身形，心中一跳，“前面那人是不是暗黑联盟的大护法？”

风间留香瞧她一眼，“唔，你倒认得他。”

巫九紫道：“那当然，他好认嘛，我认得侏儒功夫这么高的只有他。”那人是个侏儒，虽然只是在空中如惊鸿般现了一下身形，但那凌人的气势极强大，如一团乌云罩来，正是那位名叫冥河的护法。

风间留香道：“原来你认人只认高矮。”声音略显凉薄。巫九紫诧异地瞧他一眼，她怎么感觉他这话有吃醋的意味？咳了一声道：“这倒不是，我还认其他特征的。”

“譬如说？”

巫九紫福至心灵，“譬如说师父，我是绝不会认错的。”

“你又记为师什么特征了？”风间留香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。

巫九紫打量他一眼，“这……”其实他满身都是特征吧？譬如这绝世的容貌，这清冷高华的气质，无论走到哪里都像是鹤立鸡群一样，他无论在哪里一站旁边风景再好也成了他的陪衬。就像她，明明是小美女一个，但站在他身边，自我感觉像一枚小绿叶，专门陪衬他这朵大红花的……

“说不出来？”风间留香淡淡瞥着她。

“师父的特征太多了啊，一时不容易说，譬如说师父的身材，师父的气度，呃，还有师父眉心的朱砂痣，都极好认的。”

“如果——我身材、气度、朱砂痣都换了呢？”风间留香似笑非笑。

“这——”巫九紫无语，这些东西如果全换了，那他还是他么？再说这些都不容易换吧？

她盯着他眉心的朱砂痣，那颗朱砂痣在夕阳下愈发红艳，盈盈如红豆，衬得他眉目愈加如画。要改变气质，演技高的演员也能办到，可他眉心的这颗朱砂痣不容易变没有吧？她这师父虽然是斗尊以上级别，算是半个神仙，却毕竟不是真正的神仙，最起码应该不会孙悟空的七十二变。风间留香手指在她眼前一晃，“你又神游到哪里去了？答不上来了？”

巫九紫终于把发散的思维强行拉回来，对着他嘿然一笑，“怎么会？！师父无论变成什么样子我都认得的。”

风间留香笑意颇凉，“我看未必。”

他这个时候和她较什么劲儿？巫九紫颇为诧异地瞧了他一眼，决定转移一下话题，“对了，刚才我看那个暗黑联盟的大护法和他的同伴像是在逃命，后面追赶的

那人好厉害！是我们光明宗的人么？”

刚刚那些人虽然匆匆闪过，但巫九紫还是看了个八九不离十。冥河他们是在逃命，而后面追赶的那人一身暗金色的袍子，虽然离得远看不清面目，但那强大凌厉的气势让人心惊——和暗黑联盟作对的应该是光明宗的人吧？她为什么自那人身上感应到一丝邪气？

“后面那人是原暗黑教主云海客。”风间留香语调悠然。

巫九紫一惊，这个名字她倒不算陌生，当初在那鬼船上那位紫衣尊主嘴里曾经提过这个名字，貌似他新收服的属下就有那云海客派遣的间谍，当时还是借她的蛊术将那几个间谍除去的。这么说，这云海客也是一个大BOSS？仅次于那紫衣尊主楼无月？怪不得会是一身邪气。这云海客追杀冥河做什么？那楼无月又在哪里？想起楼无月那笑吟吟杀人的邪魅手段，她脖颈中又似冒出丝丝凉气。

“他们好像是逃进深山中了……”巫九紫向着那几个人消失的方向远眺。

“你也想去瞧瞧热闹？”风间留香笑吟吟望着她。

巫九紫坚定摇头，“还是算了吧。反正是魔派和魔派的人斗，我们没必要去凑这个热闹，师父，我累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风间留香眸光闪动，“你怕他们？”

巫九紫一顿，摇头，“倒不是怕，只不过不喜凑这个热闹。”刚刚那些人随便拎出一个就能把她像碾蚂蚁一样碾死，以她现在的功夫，这种热闹还是少凑为妙。虽然有这位强大的风间祭司作陪，但他只怕也不是那云海客的对手。她在山上曾经听说这云海客已经修炼到斗皇级别，当今世上也就只有那楼无月或者其他几位斗皇能和他匹敌。她虽然没真看到过风间留香出手，但据传言他是斗尊六阶，算是极高的了，但不是顶尖的。如果再带着她这个小拖油瓶，只怕热闹没瞧到，反而引火烧身，把两个人的小命搭上。

风间留香微微一笑，揉了揉她的脑袋，“你倒是很识时务。”

巫九紫客气地道：“徒儿一向很识时务的。”在这种物竞天择，强者生存的大陆，她还没那种叱咤风云的本事，自然还是要识时务一些好。那种没有本事却像冲天炮，妄图一个眼神就秒杀一切，跺一跺脚地球就要跟着她抖三抖的女人只能在某些书中臆想一番，真要穿越到这个时代，那样的行为纯粹是找死，那不叫女强，那叫脑残，也就忽悠忽悠读者……

风间留香倒也不勉强她，又瞥了冥河他们消失的深山一眼，这才带着巫九紫离开。

刚刚回到缥缈峰，远远的，见院门前站着一个人，个头虽然不算高，但身姿挺拔，眉目俊秀，气质桀骜，正是那位小王爷君子骞。他显然已经等了很久，神色看上去有些憔悴，还有了淡淡的黑眼圈。

自那次分别后，巫九紫已有大半个月没看到他，此刻见他在这里，颇有些意

外，当然也很欢喜。那一次的历险让二人的距离拉近不少，那次她受审，君子骞也拼命想要帮她，虽然他的力量有限，没起到实际作用，但巫九紫心中依旧很感激。

君子骞看到她二人归来，眼睛一亮，迎上前来，先上下打量巫九紫一眼，再弯腰向风间留香行礼。风间留香神色淡淡，挥手让他起身，“有事？”

君子骞道：“弟子是来看望墨师妹的。”

“现在看到了？”

“呃——看到了。”君子骞有些摸门不着，下意识回了一句。

“那你可以回去了。”风间留香牵了巫九紫的手转身就想入内。君子骞惊得掉了下巴。他早就听说这位风间师叔性子古怪，却没想到能古怪到这个程度。他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两天，自然不肯就这么撤退，忙躬身道：“祭司大人，弟子想和墨师妹说几句话。”

巫九紫也忙道：“师父，弟子也有话和君师兄说。”风间留香足下微微一顿，眸光微微流转，“什么话？”

巫九紫：“……”

她其实就想和君子骞聊一聊天。难道这个也需要报备？心中隐隐有丝不悦。他管她也管得太紧了吧！她眉峰一挑，“一些闲话而已，师父，现在我还在假期内。”风间留香瞧了她一眼，见她绷着一张小脸，目光炯炯略带挑衅地望着他，显然有些不悦。他忽然笑了，笑容如春风般和暖，“不错，你确实在假期内。”揉了揉她的发顶，“看来你完全休息好了，精力挺旺盛的。”松开了她的手，施施然走了进去。

巫九紫被他这一笑笑得心中一寒，隐隐觉得自己惹了风间大祭司，他可能生气了。自己也没做什么吧？谁没有朋友？难道成了他的徒弟，连朋友也不能见了？她这个师父一向有些喜怒无常，他的心思像大海针，她根本摸不到。一抬头，见君子骞正静静地看着她，一双眸子在月光下黝黑沉静。

定情信物

短短半个多月没见，君子骞身上少年的青涩便褪去不少，多了几分沉稳凝肃，老成了许多。

“你身上的伤怎么样了？”

“你身上的伤可养好了？”

二人几乎是同时开口，说完都愣了一愣，巫九紫忍不住扑哧一笑，君子骞俊脸却隐隐有些泛红。

巫九紫上下打量他一眼，笑道：“看你说话这么中气十足的样子，看来是完全

好了。当时看你流了那么多的血，还以为你要躺个三年五载的。”她开玩笑。

君子骞冷声道：“我还没这么娇贵。”又望了她一眼，“看你这么活蹦乱跳的样子，看来也无碍了。”

“彼此，彼此。”巫九紫挥了挥手。

“对不住。”君子骞忽然说了这么一句。

“啊？”巫九紫挑眉。他道什么歉？

“那次我没能帮到你……”君子骞手指在袖内缓缓握紧。这是他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对某件事情无能为力。他是皇子，在宫中几乎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就连他的父皇也甚少让他失望，却没想到在这里会碰这么大的钉子。第一次被人忽略得如此彻底，第一次感觉到这种人微言轻的滋味——

“你已经尽力了。”巫九紫倒不在意。君子骞只是个低级别的弟子，他当时敢于站出来替她说话已经很不错了。

“我会变强。”君子骞低低吐出四个字，眸中有光芒在闪动，认真看着她。

“当然，我相信你会变强的。”巫九紫倒也不全是安慰他。君子骞算是奇才，假以时日，必成斗气大师，说不定过上几十年他能修炼成斗皇。

君子骞眸光闪亮地看了巫九紫片刻，沉声道：“那你等着我。”

巫九紫讶异地瞧着他，“等着你？做什么？”等着看他变强的那一天？他肯定会变强，而且那一天应该也不会太遥远。巫九紫相信自己的眼光，她笑了，笑容爽朗明媚，“我等你变强的那一天！”相信到时候她也会变得很强大，再也不会受任何人左右。

君子骞手掌一伸，掌心凭空出现一枚巴掌大小碧绿通透的如意，“这个送给你。”

巫九紫眼睛亮了。她是识货之人，认出这玉如意的用料是整块极品翡翠。如意上雕有云纹和龙纹，雕工精湛，栩栩如生。这么大一块翡翠，如果拿回去拍卖的话，估计上亿人民币……

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他就这么送给她？这君子骞不愧是皇家子弟，出手极为大方，比现代的那些富二代腰壮气粗多了。

“为什么送我这个？”巫九紫心中虽然惊异于君子骞的大方，却没有接。东西太贵重，拿人的手短。君子骞却不由分说将那玉如意硬塞进她的手里，“哪有这么多为什么？给你你拿着就是了。”又看了看天色，“好了，不早了，你也早些回去歇着罢，我走了。”君子骞也不待巫九紫回答，便御剑而起，片刻间没入夜色之中不见了影子。

巫九紫：“……”

这君小王爷就这么把这么值钱的物件扔给她走啦？他今天等在这里就是为了给她送这个的？虽然她和他同生共死过一次，已经算是过命的朋友，可是送这东西还是贵重了些。她又低头看了看掌心中的玉如意，玉质微凉，像是握着一汪水。怎么

看怎么极品！不是能轻易出手送人的东西。

一个念头忽然后知后觉地浮上了脑海，“这不会是什么定情信物吧？”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她自己也被吓了一跳，手一抖，玉如意差点掉地上。再想想刚刚君子骞的眼神，那莫名其妙的话语，巫九紫越想越觉得有这个可能。

一颗心扑通扑通跳了两跳，巫九紫抬手揉了揉眉心，有些哭笑不得。没想到自己在这异世界这么快就招惹到一朵桃花，还是个未来的太子爷。看来她这个炮灰女配也不是全然的悲催，就算野百合也有春天。只不过这朵桃花的年龄太小了，她看他就像看待小弟弟，压根没那方面的心思。

叹了口气，再看看手中的玉如意，忽然感觉这玩意儿有些烫手。她要不要把这个给他送回去？又摇了摇头，算了，现在专程给他送回去倒显得刻意了，还是等再见面时说吧，反正她和他同在九华门下，以后不愁见不到面。

九紫转身进了大门，先回自己的寝殿梳洗了一下，这才到厨房炒了几个小菜，端到风间留香所居之处，想和他一起吃。却没想到扑了个空，风间留香并没有在殿内。巫九紫前前后后找了两圈，也没找到风间留香的影子。算了，看来他又出去了。

这些日子师徒相处，风间留香一直神出鬼没的，时常不在缥缈峰上，巫九紫倒也习惯了，不以为意，便吃了饭自去歇息了。

荒凉的深山，陡峭的悬崖，湍急的瀑布银龙一样飞流直下，激起雪白的浪花。瀑布后有一道极深的山缝，冥河熟门熟路，一头撞进瀑布之后，这才喘了几口气。他身上已经受伤，好在他穿着一身黑衣，倒看不出多少血渍，只是脸色苍白了些。

“大护法，我们这么跑也不是办法，云海客那老匹夫只怕不会善罢甘休。”一个青衣男子喘息着开口。冥河眼眸中闪过一抹狠戾，“大不了和他拼了这条命去！决不能出卖尊主。”青衣男子一昂头道：“那当然！誓死效忠尊主！”

冥河森然道：“那老匹夫会摄魂术，一旦落入他的手中，他会用摄魂术让我们说出联盟内所有秘密。天青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天青几乎不假思索道：“天青绝不会让自己落入他的手中，真逼到绝境，天青唯有一死效忠尊主。”

冥河略有些阴沉的脸上这才有了一丝笑意，抬手拍了拍天青的肩膀，“很好，不愧尊主器重你。”又瞥了身边另一个略胖的中年人一眼，“孟凡，你怎么说？”

那中年人脸色微白，顿了一顿，慨然道：“属下自然和天青会主一样，死也不会落入云海客手里。”

冥河舒了一口气，“事情还没走到绝境那一步，这个山缝极为秘密，那老匹夫一时也找不到的。”

孟凡向山缝深处看了看，乌漆漆一团，也看不出有多深。“大护法，这个山缝

是通向哪里的？我们要不要向里再走走？”

冥河摇头，“不必。”

“你们跑不了的！冥河，我劝你乖乖出来，本座还可饶你一命。”一道极冰冷的声音传进来，听声音似乎就在瀑布外面不远处。

孟凡脸色微微一变，紧贴了山壁，三个人都默声不语。

“出来，本座看到你们了！”外面轰隆一声响，像是一个巨大的大铁锤捶中了石壁，震得整个山缝都簌簌作响。孟凡身子晃了一晃，看了看冥河，“他好像发现这里了……”

“放心，他不过虚张声势而已，这瀑布外有尊主设的结界，他看不到里面的。”冥河声音平稳冷静。

“尊主在这里设了结界？这里是不是有分舵？不如我们进去找暗黑联盟的兄弟们帮忙——”孟凡低声提建议。

冥河猛然回头，盯了他一眼，“孟凡，你打听得太多了！”声音严厉，带着森森寒意。

孟凡脸色微微一变，低头，“属下不敢。属下只是想我们已经被那老匹夫追赶两天，这么漫无目的地逃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不如回总舵……”

冥河冷冷瞧着他，“你这就怕了？”他人虽然不高，气势却不小，一句话说出，周围的温度似乎也凭空下降了不少。孟凡心中一寒，却傲然道：“属下不是怕，而是觉得不该做无谓的牺牲。大护法，属下不明白，我们明明有好几次逃命回总舵的机会，大护法却宁肯被那云海客追得兜圈子……”

他一句话没说完，外面又是轰隆一声巨响，震得他们的身子又晃了一晃。孟凡转身就向石缝里移动，“我们还是进去……”

他的话被一柄抵上喉头的蛇形剑堵住了。冥河声音冰冷，“你再向里一步，休怪本护法不客气！”

孟凡僵住，目光在蛇形剑上转了一转，脸色数变，终于低头，“属下不敢，一切听大护法吩咐。”忽然双掌齐齐拍出，一道乌黑的光芒直击冥河面门。冥河剑光圈转，那道乌黑的光芒和他的手中的蛇形剑碰了个正着，一声闷响，乌黑光芒化为无形。

那孟凡却趁机向外蹿去，“教主，这里是他们的老巢……”

“哧”的一声响，孟凡的叫声被一道雪亮的刀光截断，天青闪电般的一刀自他后背刺入，前胸透出，挑断了他的心脉。孟凡身子自山缝中跌出，仿佛冲破一个屏障，扑通一声跌进了瀑布下的深潭之中。

“哈哈哈，原来你们的老巢真的在这里！”一阵狂肆的大笑自外面传出。

“啪”的一声巨响，外面的屏障被一股巨力拍碎，黑影一闪，一个暗金袍男子现身石缝之内，森然道：“这次，本座看你们还住哪里跑？！”

冥河一声大喝，手一挥，击出一道蓝色光波。天青也不甘示弱，刀影如风，向着暗金袍男子狂劈。暗金袍男子一声狂笑，不避不闪，手指轻轻一弹，冥河发出的那一道蓝色光波无声碎裂，化为点点散光，而天青的一刀也被他一指弹飞，虎口震裂，鲜血直流。

冥河和天青虽然没把暗金袍男子逼出去，却趁机瞅一个空子窜出去。冥河扬声大喝：“云海客，里面地方逼仄，我们在外面痛快打！”

暗金袍男子一双如电双目向缝隙深处看了一眼，哈哈一笑，“等本座先端了你们的老巢再来解决你这两个小辈！”大踏步入内。

冥河声音微微惊慌，“云海客，你滚出来，缩在里面算什么本事……”

暗金袍男子哼了一声，根本不理，他好不容易找到这里，无论这里是暗黑联盟的总舵还是分舵，他先挑了出一出心中的恶气再说！他行进的速度极快，片刻的工夫便见到前面果然有一道纯黑厚重的石门，上面有金色的花纹闪着光芒。那花纹古朴妖异，隐隐是个紫色莲花的形状，这正是暗黑联盟尊主楼无月的独门标记。

暗金袍男子一双眸子闪出嗜血的红光，苍白的脸颊也泛起了一抹兴奋的潮红。他双手一团，掌间现出一个墨黑的光球，这光球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亮，像一个暗黑的小月亮，猛然向外推出！

惊天动地一声巨响，那石门受到巨力推动，猛然颤了一颤，无声化为齏粉……云海客心中得意，仰头大笑，但接下来，他再笑不出来。石门后居然是一面黑漆漆的墙壁，根本没有他想象中的暗道，这还不说，这墙壁上还有几个圆球似的大凸起，而凸起上有火光咻咻燃烧……不好！上当了！他脸色大变，就要向回飞掠。只是他尚没来得及移动身形，便见火光一闪，又是惊天动地一声霹雳巨响，整个山洞坍塌下来，巨石砸落，将他整个埋没。冥河他们早已在远处的半云半雾间，看着那整座山峰崩塌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
尊主现身

周旋了这么久，终于将这个大对头诱进这个陷阱，虽然也搭上了几名属下，但能将这个人除掉也算是为尊主除去心头大患。

天青道：“尊主算无遗策，终于将这个对头除去，这次他总该死了吧？”

冥河道：“就算不死也要炸掉他半条命，我们再等等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割了他脑袋也好向尊主复命。”

一句话刚刚出口，忽听一声巨响，巨石纷飞，尘嚣蔽天，一道暗赤色的身影自崩塌的山峰中直窜出来。冥河二人脸色一变！

云海客！他居然没有死！看来他这斗皇之名不是假的……

云海客虽然没死，却也浑身浴血，原本一件暗金色的袍子变成了暗红色，原本冷郁苍白的脸上也满是血珠，乱发纷飞，看上去就像地狱修罗！

“两个小辈！找死！”云海客一声怒喝，声如炸雷，随着话声两道墨黑的光球劈头盖脸向着冥河二人砸过来。他气怒之下出手，自然是尽了全力，威势惊人，漫天都是狂风怒啸之声。

冥河二人可不敢硬接硬架，慌忙闪身躲避。天青功夫不如冥河，躲闪得稍微慢了一点，被一团黑色光球扫中了左肋，一声闷哼，身子纸鸢般飞了出去，撞在一块山石上，随即口吐鲜血不再动弹。冥河脸色大变，这云海客果然不是能轻易招惹的，就算此刻受了重伤，一旦发威，他们两个也根本不是对手，功力相差太远了！这次只怕要把小命交待在这里！他一咬牙，索性也豁了出去，蛇形剑一摆，扑上去拼命，无数道剑芒向着云海客招呼过去。

云海客一声狞笑，不避不闪，手掌一伸，单掌便捏住了冥河的剑锋。冥河手臂一震，像是被雷电击中，半边身子全麻，蛇形剑再掌握不住，被云海客轻而易举便夺了去！

他大惊后退，云海客手腕一圈一转，蛇形剑被他当作暗器弹出，“本座活劈了你！”他的指力刚猛，蛇形剑带着尖锐的利刃破空之声向着冥河直劈而下，尚未到跟前，那凌厉的风便将冥河的外袍割裂，直接化为碎片飞舞……

冥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兵刃朝着自己的脑门劈下来，偏偏还躲闪不开，心中惨然，知道须臾之间自己就要被剖成齐整的两半，下意识闭了眼睛。时间仿佛过去了很久，又仿佛只是须臾，一股微风自他身旁拂过，就要劈到他脑门的破空之声忽然消失，鼻端闻到熟悉的龙涎清香……

冥河心中一震，惊喜睁眼，“尊主！”

在不远处，不知道何时飘来一朵莲台形状的紫云，云上斜躺着一名紫衣男子，宽大的紫袍上流转着金色龙纹，随着衣袍在风中飞舞，那金色的龙纹也像活了一般起伏不定。他左手支着额，右手居然转着差点将冥河劈成两半的蛇形剑，左手食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红钻，红钻在月光下璀璨，流转着冷幽幽的红光，映得他薄唇妖娆如血，黑发如流水般在他身下铺陈，他的面上似蒙上了夜色，让人看不清他的五官，却自有惊心动魄的风华。

看到他，冥河一颗绝望的心终于放松，身形一转，便扑倒在那紫衣男子面前，“尊主，属下办事不力，请尊主责罚！”

那紫衣男子薄唇微微勾了一勾，懒洋洋开口，“还不算太糟，回去自罚五十板子罢。”他声音清风般悦耳磁性，又透着淡淡的慵懒酥软，让人心荡神驰之余却又不敢违逆。

“是，多谢尊主轻罚。”冥河起身。那紫衣尊主又随意瞥了下方躺在那里不知道死活的天青一眼，“他还有一口气，也带回去罢。”